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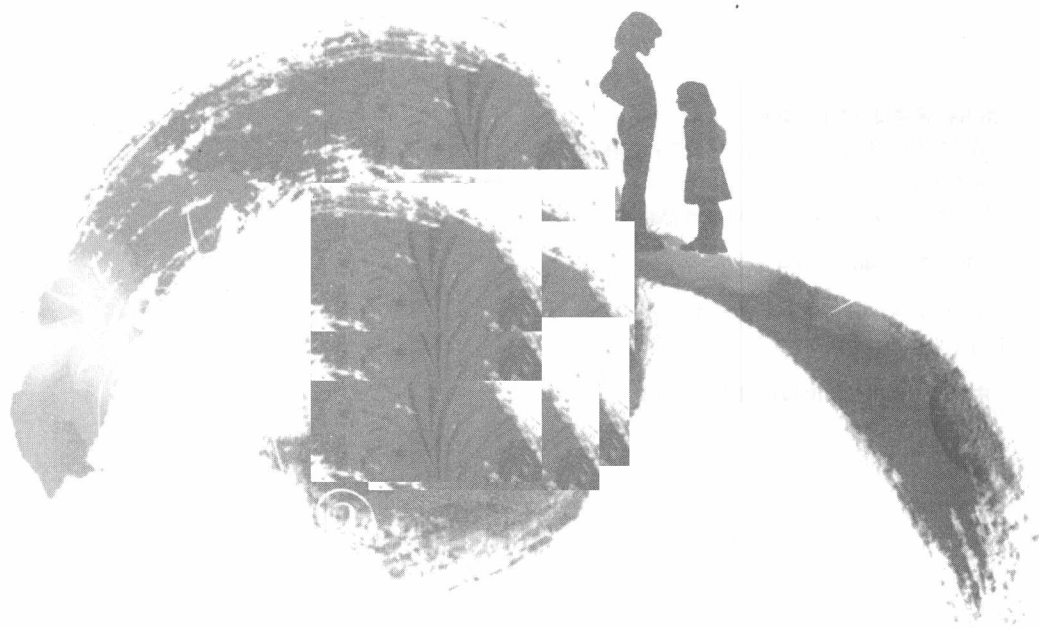


替我叫他一声哥

王培静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替我喊出声哥

王培静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替我叫他一声哥/王培静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4
（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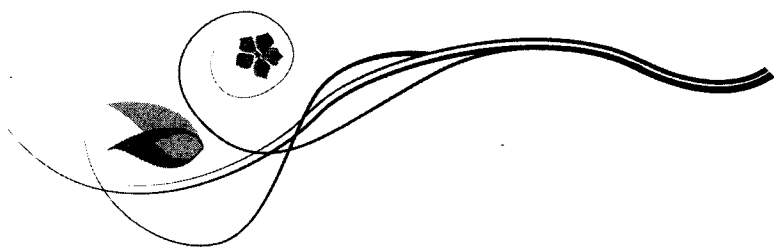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2593-4

I. ①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47866 号

书 名：替我叫他一声哥
著 者：王培静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（130021）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5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（100052）
电 话：010-63106240（发行部）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93-4
定 价：24.00 元

（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）



目 录

乡情依旧	(1)
向往美好	(20)
青春记忆	(35)
乡村故事	(61)
动物们的世界	(92)
游回家乡水里的鱼	(102)
从将军到士兵人物谱	(112)
别人的城市	(134)
亲情无价	(144)
文人应聘	(152)
小时候	(160)

往事如烟	(210)
秋天记忆	(217)
复 杂	(225)
替我叫他一声哥	(233)

乡情依旧

—

电扇的风柔柔的，吹得王干事心里格外舒畅。他抬头望一眼窗外，树叶像挨了霜打似的没了精神。明天下午是机关包场游泳的时间，得去凉水里泡个痛快。

王干事翻了下当天的报纸，从里边掉出一封信，是楼干事的。落款是山东省沂水县张庄乡计划生育办公室。

王干事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开了中间的抽屉，抽出一支高乐牌香烟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这烟可以，劲不大，吸到嘴里有股凉丝丝的感觉，还有薄荷味。价钱也行，一块二。回家时带回两条，还真盖了，全村人都说人家虎子从部队上带回来的那烟，吸一口一股凉气，那叫舒服。

王干事望了下自己的两只胳膊，是黑多了，脸也黑了，这感觉得出来。上下班，在走廊里、院子里碰上熟人，人家问：“王干事，回老家啦？王干事，你们家比这儿热多了吧？”

电话铃响。王干事拿起电话，“喂，我是王保成，请问您是谁？”电话是找楼干事的。她办事去还未回来。离休的一个副部长死了，可今天有他的信，是一个治丧委员会发来的。楼干事觉得让通信员送去不合适，她自己亲自去了。去之前她犹豫了好大一阵。问王干事：“你说送不送，反正他是去不了啦。”两人讨论半天，最后觉得还得送，而且应该亲自去送。

下班的号响了。王干事急匆匆地下楼，找到自行车骑上就跑。儿子上

四年级了，学习一般。特别是数学，总考70多分。若不去接他，在路上玩不到天黑他是不回来的。儿子胖胖的，肉嘟嘟的。他的皮肤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老家太阳给镀上的那层黑色已退化掉。满身痱子也消失了。儿子从小就胖，上幼儿园时，他是幼儿园伙食好的活广告。

对于儿子的胖王干事是有些担心的，可别像刘助理的儿子十五岁就一百七十多斤，走路都费劲。太胖了长大找媳妇都困难。在这一点上妻子是有同感的。但做点好吃的她又忍不住不让儿子多吃点。儿子胖的原因现在好像找到了一条，是那天妻子从报纸上看到的。报上说：喝菜汤的人容易发胖。儿子是家里菜汤的承包者，做几个菜菜汤全让他喝了，有时连青菜也不吃。

回到家，妻子小钰说：今天吃面条，晚上去跳舞。说起跳舞，王干事是个二把刀，妻子小钰教了多少次，带了多少回，就是出不了师。有时妻子把他扔在一边，去和别人跳。王干事想，这比写文章还难。每月王干事都能在报纸杂志上发两篇。

吃过饭，打扫完卫生。

“刮刮你的胡子，梳梳头发。”妻子说。

小钰的饭量很小，还吃不到儿子的一半。小钰换了那条白色的连衣裙。描了眼眉，涂了一点口红，换上高跟鞋，确实很美。她很注意保养自己。她说女人三十多岁最容易发胖了，她喝柠檬茶，练健身器，线条保持得很好，她化的这种淡妆很自然，不像有些女人嘴唇抹得像刚喝完猪血。

王干事脱下军装上衣，换上一件短袖白衬衣，又把些零钱装入白上衣兜里。随后出来散步。临出门小钰说：“王景，你在家做作业，不许看电视。”

小钰搂着王干事的胳膊在小花园的林荫道上踱步。

这美貌的妻子是老家县城的，跟他随军来这里。她很知足，逃离了那个只有两条主要街道、出门不是碰到熟人就是同学的有些俗气的小地方，到这都市里来生活。她在一所地方医院里工作，干护士。有时也上夜班，王干事对她绝对的放心。她有洁癖，一星期必须洗两次澡，换两次衣服，

每半月理一次发，每天睡觉前要洗脚、洗脸、刷牙。不然，她不会让你沾边的。

那次，几个老乡相约来家里喝酒。王干事请示过她，她点头同意了。

“老王，可以啊，这小家拾掇的，”罗广福抱着一箱啤酒闯了进来，“嫂子……”

“请你们换上拖鞋。”小钰温和地说。

罗广福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说了一半的话也咽了回去。后边的两位把地毯边缘当做电源似的立马收回了脚。

王干事从厨房里跑出来：“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家里有酒。”说着把啤酒接过来抱进厨房。

“嗯，嗯。”三位一边答应一边用脚找拖鞋。三人坐下，罗广福抽出烟一人一支叼上。各人都摸了下兜，没火，都没火。

“是王保成家吗，你们还未开喝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”吕新的声音。

“是这里，你小子还来？”

“怎能不来，老乡聚聚不容易。”吕新推门进来，把一包东西抛给罗广福，“你们几个都该补补了，看一个个都熬成什么样了？”

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吕新的一双脚。有人掩嘴想笑，有人使眼色。吕新向脚上看，你们看我的脚干什么。当看到在座的几位人手一双拖鞋也便明白了。忙轻步走回门口去找。“保成，还有拖鞋吗？”保成挽着袖子跑出来：“给，你穿这双吧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没事，我就这样，快进来坐。”

吕新拿来的是一包狗肉。

那天的酒没喝起情绪来，老乡们走后王保成又喝了一瓶啤酒。趁老婆没看见，把烟盒、啤酒盖等扔了一地毯后回卧室睡觉去了。

王保成想，我在这儿领着媳妇溜达着玩，老父亲下地干活许是还没回家。他老人家快七十岁了，地里家里一年忙到头。母亲身体不好，又给他帮不上多大忙。前一段在家时，每晚睡下父亲总要哎哟哼哼几声。好像这

样能减轻些疲劳。他躺在里间屋问：“爹，您下得劲？”“没有。”他总是一口回绝。第二天照常干活，晚上照样哼哼。

机关俱乐部舞厅在二楼，跳舞的都是机关的干部和院里的干部子女。楼干事两口子也来了。她爱人的舞跳得非常出色，小钰经常和他跳。每当这时候，楼干事就走过来和王保成跳。楼干事虽然跳得也不是很好，但她热情极高。有一次王保成不经意碰了楼干事的胸一下，第二天见面两人都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。

三四支曲子下来，小钰脸上已冒出了汗，她拉王干事出来。

“我喝雪碧，要包口香糖。”

王保成转身去买。你喝雪碧，一听两块多，带上口香糖就是三块多。这时候我母亲或许正蹲在灶间里烧火做饭，一刮风烟熏得眼里流泪。她娘儿俩的零食能养活农村里的一大家人。

二

楼干事叫楼佩云，头发剪得很短。脸上时常带着笑容。她管计划生育，老干部了，由于打得一手好乒乓球还兼管体育。她特泼辣，召开各处室的计划生育委员会，她讲：“计划生育是国策，人人要遵守规定，要提倡优生优育，要做好节育措施。避孕药品要发到每个人手里，不要浪费了。”说得那些未结婚的年轻军官都不好意思。

据说她舅舅就是原来的物材处处长，因某军区来机关办事，没人牵线，不知头绪。别人七引八拐把人介绍给了他，他很痛快帮了忙。某军区来的人办完了事，高兴之余，摸上门来，问刘处长：“您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吗？”刘处长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事需要别人来办。后突然想起在招待所干临时工的外甥女：“事也没大事，我这里有一个外甥女，在招待所里当服务员，能送你们那儿去当兵吗？”“这好办。”没一个月，刘处长的外甥女穿上了军装，又待一年，上了卫校。毕业后，刘处长又想办法把她调回了京。



楼干事的爱人谷卫，是石家庄市人，南京工程学院毕业的，瘦瘦的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文质彬彬的样子，现是物材处的副处长。

客厅里很简朴，一套沙发前放一茶几。

“老谷，咖啡我给你冲好了。”楼干事回到家就忙乎。

“嗯，美美睡啦？”

“睡啦。给，你看一看下星期的电视节目。”楼干事把电视报递过来，谷卫懒懒地接过报纸，头靠在沙发上，脱掉鞋子。楼干事赶紧把拖鞋放在脚下，把皮鞋拿走了。

谷卫在看报纸，下星期有亚洲足球锦标赛。他是中国足球队的铁杆球迷，亚运会比赛时，为看那场关系到中国队能否出线的比赛，因时间晚了他是搭出租去看的。报纸上的比赛时间已给用红笔标出来了。

楼干事一边擦皮鞋一边问：“我说卫卫，你知足吗？像王干事，回家什么活都得干。”

“这是命。”

三

一上班，看了看台历上的记录。

“这领导做工作也真到家了，玻璃板下放什么都管。”楼干事一边说一边最后欣赏一下玻璃板下的布局，正中是女儿的一张百天相，百天相下是女儿的一张近照，照片上的女儿笑得很甜。左上角是丈夫的一张军装照。左下角是自己参加乒乓球比赛的一张照片，右上角是母亲的照片，右下角是一份电话号码表。

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”王干事答了一句，也开始收拾玻璃板下的东西。

把中间抽屉里的东西整理平，楼干事把照片摆了进去。

第二件事，是到车队找志愿兵刘华庆谈话。楼干事拿过公文包，装进一个笔记本、一支笔。向王干事打了声招呼，风风火火地去了车队。

车队就在院里，不用骑自行车，步行五六分钟就到。就是这个刘华庆，刚改志愿兵后，想甩掉农村里的对象。女方不愿意，要青春损失费。女方的哥哥领着来部队闹。领导出面做工作，人家侍候你父母三四年，你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啦。没有感情，什么叫感情？咱们军人大部分都是这样，先结婚，后恋爱。

女方铁了心不走，说死也要死在部队上。领导怕影响不好，更怕出问题。最后做出决定：要么和女方结婚，要么退伍回家。刘华庆跑出去喝醉了酒，睡了整整三天，最终还是和女方结婚了。

一个中年汉子低着头走进来，坐在了墙角的椅子上，望着面前的这位扛着光板的志愿兵，楼干事动了恻隐之心。志愿兵家属每年只能来队一个月。志愿兵也只能回一次家，收麦回了，收秋就不能回了。一个妇女拉扯着孩子支撑着家过日子多不容易。楼干事想起自己小时候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艰难。

刘华庆抽出一支烟点上，狠狠地吸了两口。

“你家是山东哪个县的？”

“沂水，沂蒙山区。”

“不是办了独生子女证了吗？”

“实际上她是带着环的，上次我回去她蒙着我偷摘了，你要不找我，我也不知道她怀孕了。”刘华庆极真诚地说。

“你回去找到她没有，怎么做的工作？”

“有什么好做的。”说着刘华庆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卷纸递过来。

楼干事接过来，抚平，流产证明、结扎证明一应俱全。上个月吧，楼干事接到刘华庆老家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来信，就动员刘华庆回家去做工作。

“这月多寄点钱回去，让她好好补养一下。只要事办妥了，你拍封电报来，多在家侍候她几天多好。”楼干事动情地说。

刘华庆耸了耸肩，苦笑了一下说：“这二胎我是生不起的，家里罚三千，这里还不知怎么处理。还是响应国家号召，就要一个吧。”

“家里有什么困难，可提出来，组织上帮你想办法解决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感谢党的关怀。”

“怎么样，和妻子感情还可以吧。”楼干事笑着又问了一句。

“凑合着过吧。”

楼干事向回走，回味着刚才刘华庆的最后一句话。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一九五八年，父亲出去闯关东，一走杳无音信。母亲带着两岁的自己苦苦熬了将近二十年。小时母亲抱着她下地干活；八岁时母亲强撑着让她上了学。自己懂事也特别的早。夏天、秋天烧的不愁，到了冬天，大雪飘飞的日子，只吃两顿饭。冬天冷，娘俩互相抱着脚睡。春天烧的更成了问题，放学后，星期天，除了去割草交生产队里挣点工分外，就是去闲着还没种庄稼的地里捡牛粪回来烧。

想到这里，楼干事不禁觉得鼻子有些酸酸的。等天凉快些，再接母亲来住些日子。

办公室里开着台扇，外边的太阳很毒很毒，楼干事回到办公室。王干事问：“外边热吧。”

“很热。”楼干事揉了揉眼睛。

王干事坐在写字台前，屋里屋外的滋味都能感觉出来。

四

王干事是靠新闻起家的。那时刚当兵，在郊区某团三营当书记员。头一年写广播稿，家乡县广播站用了两篇，团广播室用了三篇。第二年，有两篇新闻稿被军区小报采用。那年年底立了三等功，第三年入党提干，倍儿顺。

王干事坐在那儿写家信，又想起了这次回家。

带回的几份发有自己作品的杂志和报纸，来家玩的乡邻认真看，看过后只淡淡地说一句：“虎子写的文章上书上报了。”似乎没有太大的惊奇。

房舍的院子用柴禾挡了十几年，爹和娘说，趁你们在家盖院墙和外

门。爹的脸上堆满了皱纹，细看已生有不少褐色的老年斑。腰也有些弓了。头发已白了三分之二，走路时腿也不是那么灵便了。

堂屋的正墙上，除贴有几张落满灰尘的年画外，还有我上初中、高中时的几张三好学生奖状，一张十年前的立功喜报，都已很陈旧。

父亲看我能喝酒，特高兴。母亲做点菜，我们父子就喝起来，为了让老父亲高兴，我尽可能的多喝一点。

这时爱人和孩子走进了家门。

“哟，我们王景回来了。”爹和娘都迎出去。

“爷爷好，奶奶好。”儿子一口标准的京腔。

“爹、娘，您们身体都好吧。”小钰喊惯了爸、妈，喊爹、娘有些不习惯。

“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娘从一张年画后的墙台上端出一个小罐，用筷子拨了些糖，又拨了些，倒上水端过来。

“娘，您别忙了，我不渴。”

父亲走到母亲身旁，耳语了一句，母亲出去了。待了一会儿，母亲用碗端进十多个鸡蛋来。“来，景景，吃鸡蛋，咸的。”“不吃。”“奶奶给你煮了，吃一个吧。”

快正午的时候，天上的太阳好像离地面最近，树叶都要被烤干了。躲在屋里，人也出一身汗，衣服贴在身上，特难受。母亲给小钰递过扇子。王景抢过扇子给爷爷扇风。

妻子小钰和景景在县城的丈人家待了五天才回家来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先各自回家，孩子爱跟谁跟谁。

包工的开始干活，他们共七八个人，领头的是过去生产队的儿子秋子。他是我小时候的同学，上初一了写的字还像核桃那么大。剩下的都是小青年，我当兵走时都还是些娃娃。大部分还能认出是谁家的儿子。

他们开始挖地槽，母亲说：“这墙是不是向南延一点。你晚上拿盒烟到书记家坐坐。”“我说我不去。”父亲说，“你别那么多事了，延那一点半

点有什么用？”母亲说：“后边的秃二盖了个临时外门，屋檐下没给咱留滴水，我和他吵了一架。”

招待包工吃饭的这天，妻子小钰下厨房炒的菜，每上一个菜全桌人都说好吃好吃。三下五除二一人两口就吃完了。招待前秋子说：“你这大军官，还不给我们买啤酒，有人问您给喝的什么白酒？我说阁老贡。他们都这哪能行，我们还准备让他们盖屋子呢。到时我们可买不起。我说开个玩笑，喝的散装瓜干酒，他们就笑了。”

秋子的小儿子跟在他父亲后边，爸爸、爸爸的喊，母亲给了几次糖块。从此，那孩子就天天来。有时媳妇把孩子抱来：“我上地，他要找你。”扔下就走。

秋子说：“你小子要不去当兵，现在肯定下东北了。现在混好了，四邻八乡谁不知咱庄出了个大军官在北京。”

儿子几乎成了村里的一景，老多大人、小孩跑家里来看，听他说话只觉得好奇，就是听不懂。

我去邻居家担水，秃二媳妇说：“大兄弟，大军官回来了，您那儿子怎么那么胖，真好玩。”

“看虎子兄弟那媳妇，像电影上的人那么俊。”邻居家嫂子说。

“像画上的大美人。”

“脸上比上两次来还水灵了。”一群妇女坐在胡同口搓麻线。

脏了的衣服娘要背到很远的石碑楼（山泉水处）去洗。为了使她省点劲，我也不穿上衣、裤子，只穿背心、裤衩帮他们干活。爹和我帮人家担水、找家什、搭把手抬块石头什么的。

家乡的太阳看我几年不回家，着实找我还账来了。我的皮肤黑了。我懒得天天刷牙了，懒得天黑再骑车去六里外的水库洗澡了，我的背上开始脱皮，用手一揭巴掌大的一块，像脏兮兮的塑料膜。

家里没有电扇，拿床席子在院里待到十二点，眼皮打架的时候就抱着已睡着的儿子回屋去睡，热得儿子翻来覆去睡不安稳。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儿子的皮肤晒得像缅甸儿童，还起了满身痱子，妻子身上也起了痱子，娘

儿俩咬咬牙，坚持了一天又一天。爹说了好几次让我去买电扇我没肯去，又待了两天，实在坚持不了啦，娘儿俩提前回京了。

回到家时我给父亲五百元钱，平常上街买菜什么的，我不好意思向父母母亲要，就花自己兜里的，我兜里还留有一百元钱。

墙垒起来了，要拉水泥捶外门顶，下拖拉机时我的脚一滑，把我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。幸亏我在部队上练过点功夫，不然，头撞在柏油路面上，真得血染故土了。胳膊擦破了，我用手绢包上，右脚后跟肿了。爹让我去医院，我说没事，我一拐一拐去装水泥。

那天早饭后，我说去给奶奶上坟，爹说叫你娘包点饺子。我就和爹一前一后各扛一根杆子去十三亩地里翻地瓜秧子。

院墙盖完了，我掉了整整十斤肉。

一人翻一行，我总是落后，还经常把秧子挑断，翻几棵，弓下腰拔一下地上的草，爹翻到头后转回身来帮我翻一段。一上午下来，我的手脖子酸酸的。爹说，原先天旱，秧子不长，这一下雨，秧子疯长，你看都扎根了，再不翻就更难翻了。

这土地我多么熟悉啊。小时跟老师给生产队里拾麦穗，大了向地里运肥、割小麦、收玉米、刨地瓜。我在京城吃的馒头里或许就有它的一份呢。

中午一点，娘才煮出饺子来，我扛着锹，爹挎着篮子，十岁的小外甥跟在后边。我们爬坡向东山跟走。

小崖子一个接一个，地一块接一块，天还是这片天，地还是这块地。这过去生产队里的每块地里几乎都留下过我的足迹。

天瓦蓝瓦蓝的，太阳像渴极饿极的老虎在使威。旷野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玉米耷拉着叶子，很痛苦地立在那里，山野很静，只有我们三人的走路声。

父亲在前边走，背上的汗已湿透了衣服，我抹一把前额上的汗水甩向路边。汗滴落在晒得发烫的石头上一显就消失了，像冬天落在生有火炉的房顶上的雪。小外甥有时要跑两步才能跟上我们。



父亲无言，我无言，小外甥亦无言。

快到山根时，就望见了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坟头。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我想爹在一天天走向这里。假如有一天他倒下了……我任眼泪自流，眼泪淌到嘴角、脖子时我偷偷抹一把。

爬上山坡，走到奶奶的坟前，爹把饺子摆在那儿，酒也摆在那儿，爹说：“娘，您孙子回来给您送钱来了，您起来拾钱吧。”爹爹点着了草纸和香。爹爹倒了三杯酒浇在地上，随后把酒围坟撒了一圈。嘴里说：“娘，您不是爱喝酒吗，儿给您送酒来了。”爹爹眼里含着泪，双肩比过去瘦弱了许多。我趴在奶奶坟前痛哭了一场。

送我回来这天，天阴阴的。再待三天是娘的生日，但我的假期到了。我把姐姐叫到一边，塞给她十块钱。我说：“娘生日那天代我买点东西。姐说我有钱，把钱又塞给我，我说这是你的。姐姐哭了，我也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我嘱咐姐姐：咱爹、娘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多来着点。我不能守在身边尽孝心。爹、娘有病，就给我拍电报。”

我右脚一拐一拐地离开了村子。回到北京，兜里还有五角钱。

想到这里，王干事掏出手绢擦掉眼泪，点着了烟。

五

王干事在写一个请示下半年增加文化宣传经费的报告。八一节要组织军事知识竞赛；要给居委会里发挥余热老革命们买点纪念品；春节要组织文艺演出。起草个文件、报告对王干事来说是小菜一碟。三年级写作文就一遍上本子，绝没打过草稿。只是数理化差点，别说高中的微积分了，就连儿子的算术题有的都不会。

楼干事站起，出去刷了杯子，放了茶叶，倒了两杯水。端起一杯轻轻地放到王干事那边去。茶叶是楼干事从家拿来的，她想，反正不花钱，是别人送的，拿来共产吧。

她坐下看着专心写报告的王干事，心里生出许多想法：他回家一趟怎

么晒得这么黑，这家伙也瘦了。他媳妇那弱不禁风的样子能干什么，自己的那位永远白白的，秀气得像个女人。

望着王干事脸上的那些小坑，楼干事想起了他年轻时的样子。那时他二十三四岁，脸上长有很多青春美丽痘。他很勤奋，天天晚上加班写东西。有时晚饭时多给他打个馒头什么的，他晚上饿了吃。他讲，小时候，到地里割草时捡到一毛钱，和几个小伙伴去买甜瓜，前边两个挡住老头的视线，后边偷摘，等走过好远，在地堰根一数一毛钱弄回七个瓜。

上高中时，他住校拿的干粮一半是地瓜。星期六还剩一块干粮，饿得扶着墙根走。上完晚自习，肚里咕咕叫，到学校菜地里去摘回茄子来吃，就着大葱。

那时他壮得像头牛。夏天晚饭后他去打篮球，出一身汗回到厕所用凉水冲。这张脸上许多小坑里的粉刺是我挤出来的。不知现在他心里恨不恨我。

楼干事想到这里开始给各处室打电话：让明天把参加八一杯乒乓球比赛的名单报上来。这一年一届的比赛已举办过五次，由于机关女同志少，比赛不分男女。但楼干事绝对为女人争气，五届比赛她只拿过一次第二名，剩下四次全是冠军。

写完报告，王干事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烟点上。一抬脚，觉得右脚后跟还有些痛。在门诊部烤了半个月的电，是见轻了些。这点小毛病用这么高级的设备治，一套机器四五万。父亲嘴里溃疡，舌头上烂俩小坑，用自行车带他去看他不去，拿回药吃了也不管用。痛得吃不下干粮，只一个劲咬牙吸气。

看着站在柜子前翻找东西的楼干事，王干事面前幻化出十年前的她。

穿一身绿军装，带着红领章，红五星，脸蛋虽不是十分耐看，但也是很有几分英气的。

那时人们都很单纯，也很朴实。北京的年轻姑娘扎辫子，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工作服最时髦。

那时我偷想，裹在绿军装里边的女人身子最圣洁。

开始她只是擦桌子时随带着把我这边也擦了，有时把我看完后随便扔